

世博往事

皇家御用贡胶征服世博会

□ 本报记者 王亚楠 本报通讯员 黄长勇

·相关链接·

阿胶与东阿镇

□ 王亚楠

现在, 阿胶已经不再是平阴东阿镇独有的了, 但阿胶与东阿镇却有着很深的渊源。

客观地说, 东阿镇独特的地理条件赋予了阿胶特殊的魅力。狼溪河水为现存唯一的传统熬胶用水。狼溪河为九泉汇聚而成, 此九泉均系地下岩层层过滤经山泉喷涌而出, 水质天然, 清冽甘甜。经权威部门鉴定, 为优质锶、锂天然矿泉水, 富含20多种微量元素, 其中, Sr、Li、Zn、偏硅酸盐等指标达到国家标准, 且水质硬度低, 是天然理想的熬胶用水。用之泡皮、熬胶, 可减少原料污染, 水份易于控制, 胶块冬天不碎裂, 夏天不变软; 在熬制过程中, 水中所含微量元素与阿胶中的蛋白质结合成有机盐, 易于人体吸收, 从而保证了东阿镇阿胶有独特疗效。而正宗东阿镇阿胶原料来源, 首选于在狮耳山麓、狼溪河畔放养的本土生长的驴皮。狮耳山位于东阿镇西南三里许, 草茂林丰, 生长多种中草药材(如枸杞、北沙参、地黄、远志、野菊花、天门冬等近百种), 多有家驴养于此, 驴食山中之草体壮肉肥, 毛色乌亮, 皮质特别适宜熬胶, 加之狼溪河水, 所制阿胶堪称“上品”。

据福胶集团副经理赵慎忠介绍, 听老人们说, 当时阿胶金贵, 只能冬天熬制, 量很小, 等到熬好了才开始, 真是“一天一个价”。而且主要是南方人喜欢, 北方人并不大吃。“那时候一般都得七八块大洋一斤, 最好的福牌阿胶要十六七块大洋!”现在, 我省几家主要的阿胶生产企业都在研究重新恢复金锅银铲的古法熬胶, 熬制少量精品胶, 恢复古时阿胶的地位。

“从1968年进厂我就一天也没离开过!”赵慎忠见证了平阴阿胶厂的演变, 或者, 见证了东阿镇阿胶的演变。

1968年, 连工人厂里不过12个人。那时候计划经济, 阿胶厂要做的就是领来驴皮, 熬好阿胶, 交给药材站。这年底, 当时的主管部门决定, 把以前从平阴迁到济南东流水的阿胶作坊也迁回平阴, 合并到一起。这就带来了初步的工业生产的理念, 一步步走到了今天的福胶集团: 从早生火、晚熄火到常态生产, 从桑柴火到研究用蒸汽, 从干平年歇半年到应用空调技术实现常年生产, 再到应用微波技术大大缩短了晾胶周期。现在, 更是适应社会消费习惯和需求, 开发出丰富的产品线。而东阿镇也于2002年成为国家阿胶原产地保护地域, 成为与景德镇、茅台镇齐名的三大传统民族文化名镇。

战败的奄国很可能只是在淹城生活了很短的时间, 由于某种突然的变故于春秋中期迁出了淹城。

1959年, 镇江丹徒县大港烟墩山发现宜侯矢簋, 出土了一批西周早期的青铜器, 其中一件青铜器“宜侯矢簋”有铭文120余字, 专家对铭文考证后认为, 周初在镇江丹徒一带曾存在一个周的诸侯国宜国。当年, 周成王东征伐奄, 奄国越过长江, 短期内不可能对周形成威胁, 因而周成王未穷追不舍, 而是留下一路人马, 设立一个名为“宜国”的新国。其目的是对南逃后的奄族进行监视, 并伺机彻底消灭奄国。

1981年, 镇江市博物馆对武进大茅山和四项山的墓室进行考古发掘, 证明奄国在春秋中期偏晚时被宜国所灭。奄国在历史的长河中由此画上了句号。史书记载, 春秋晚期, 也就是公元前547年, 吴国设延陵邑时, 对淹城进行了利用, 将延陵邑治设在淹城。而发掘出来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大多属于这个时期。

就在淹城的独木舟发掘不久, 淹城的考古发掘工作引起了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关注。夏鼐先生曾主持并参加了河南辉县商代遗址、北京明定陵、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挖掘工作。

夏鼐先生认为武进淹城护城河中出土的独木舟, 根据同层出土遗物和文献记载, 应该是春秋晚期至战国年代的文物。但是他认为, 独木舟测定结果定在公元前1055左右, 不能采用。他指出, 碳-14断代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 “经C14测定, 距今3055年”的说法是不严谨的。

□淹城出土的众多文物大多被最终锁定为春秋晚期, 然而, 有关淹城的形制与规模仍是争论的焦点。

淹城遗址东西长850米, 南北宽750米, 总面积65万平方米。因此, 有的学者认为, 淹城符合孟子所说“三里有城, 七里为郭”的王城建筑规模, 所以是奄王之城。然而, 孟子在这里谈的不是城市形制与规模, 孟子的这一段话讲的是治国的道理。他曾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如果你有天时, 有地利, 但是你不占人和, 哪怕是打一个巴掌大的小城你都打不下来。

据考古材料提供的数据, 东周时, 超过10平方公里的城市有多座。其中最大的燕下都达32平方公里, 其建制已超过天子之城方九里的规模。至于3平方公里以下的小城市, 其考古发现的数目更是不胜枚举。

淹城只有不到一平方公里, 绝对不是王城的规模, 它既不能作为王国城市形制的定规, 也不能证明是诸侯造城的范本。



传统熬胶法: 胶工在汲狼溪河水熬胶。

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姑娘, 便称这种奇药为“阿娇”, 后来演变成“阿胶”。从此, 用黑驴皮熬制阿胶治病的方法便在东阿镇一带流传下来。

如今阿胶深得人心

自从1915年在世博会上获金牌以来, 福牌阿胶作为山东省唯一的阿胶出口产品, 远销港、澳、台、新、马、泰、日、美等地区和国家, 在国内外获得了极高的声誉, 并形成了福牌阿胶的国际影响力。

新中国成立后, 为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遗产, 使阿胶这一珍品服务于广大人民, 1950年, 由国家投资把“邓氏树德堂”、“涂氏怀德堂”、“庄氏太子衡老药店”等东阿镇阿胶老字号作坊集为一体, 建立了全国第一家国营阿胶专业生产厂——平阴阿胶厂, 接收了东阿城内阿胶作坊的制胶工艺, 也包括邓氏树德堂的“手折子”和用在阿胶上的“福”标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福”字经国家工商局注册, 成为山东福胶集团独家专用商标。

赵慎忠告诉记者, 随着近年来人们保健意识的增强, 中医药的逐渐复兴, 以及阿胶产品形态的不断适应进化, 与人参、鹿茸并称“中药三宝”的东阿镇阿胶, 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喜爱。在福胶集团, 老一点的工人都会很自豪地告诉你: “我们厂60年了没有得癌症的!”很多济南人从原来家里放着胶块不知道怎么办, 到现在为了滋补、保健, 美容每年买着吃。

说得高兴, 赵慎忠随口唱起了一首歌谣: 小黑驴白肚皮, 粉鼻子粉眼粉蹄子, 狮耳山上啃青草, 狼溪河里去喝水, 永济桥上遛三遭, 魏家场里打个滚, 至冬宰杀取其皮, 制胶还得阴阳水。这首歌谣唱出了阿胶的制备工艺和方法, 阿胶的制备用原料, 唱出了与阿胶有关的自然条件和正宗产地。一年又一年, 一直流传至今, 给阿胶增添了许多神奇的色彩。



传统熬胶法: 数九寒天胶工在狼溪河破冰泡皮。

美丽的传说

关于阿胶的由来,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传说很久以前, 天下流传着一种无法医治的怪病, 人们若得了它便吐血便血而死。当时山东阿邑(今平阴县东阿镇一带)有个心地善良、聪明勇敢的姑娘, 名叫阿娇。她见人时饱受疾病之苦, 心急如焚, 便单身一人去东岳泰山祭祀药王, 寻求医治这种病的药草。在泰山顶上, 她遇到了一位白发仙翁, 老人清楚地告诉她: “要想治好这种病, 非用食狮耳山草, 饮狼溪河水的小黑驴的皮不可。”阿娇听了, 心中一惊: 家乡是有这么一头黑驴, 它穿山越岭如履平地, 连山上的猛虎恶狼都惧它三分, 阿娇哪里知道, 这头小黑驴是天上受贬的一条乌龙, 所以神通广大。

老人见阿娇有些犹豫, 转身要走。阿娇又想起了乡亲们的痛苦, 急忙恳求道: “只要能能为乡亲们治好病, 豁出性命我也甘心。”老人见她心诚, 便赠给她一把宝剑, 并教会她剑术。

阿娇返回家乡, 来到狮耳山下, 那头小黑驴见了她, 大口一张就要咬人, 阿娇举剑便砍。相斗间, 小黑驴突然掉头向山下奔去, 它想使出绝招, 将阿娇踢死。阿娇早有提防, 纵身一跃, 跨到驴背上。小黑驴又想打滚把阿娇压死, 没等她停住脚步, 阿娇抽出宝剑, 对准小黑驴的颈部猛力刺去。按照老人的吩咐, 阿娇和乡亲们把驴皮剥下来, 经过刮毛、洗涂、切割, 放进一口大锅里, 熬制了九天九夜, 经过放凉切块, 最后制成了一块黄澄澄、亮晶晶、香喷喷的药胶。病人按时服用一段时间后, 果然很快就好了。大伙儿纷纷去感谢阿娇, 但阿娇姑娘却不见了。有人说, 那位白发老翁是药王菩萨下凡, 他一定是见阿娇心地善良、聪慧勇敢, 带阿娇到仙山当药童去了。

从宫廷流传到民间的“福”

为什么咸丰皇帝会御赐东阿阿胶“福”字呢? 按照当时社会的说法, 出了件“关系国运”的大事: 清咸丰年间, 皇帝的宠妃兰贵人叶赫那拉氏因服用了东阿镇邓氏树德堂的阿胶后治好了血症, 并喜得龙子(即后来的同治皇帝)。咸丰皇帝特赐给邓氏树德堂堂主邓发三件礼物: 一是黄马褂一身(相当于四品官服); 二是手折子一个(相当于进出宫廷的通行证); 三就是“福”字了。

邓氏树德堂即把“福”字印在了阿胶上, 并同时悬挂在堂店门口, 作为该堂店的招牌。

据说, 邓氏树德堂所产阿胶独树一帜, 得益于重视质量, 遵古炮制。在阿胶的生产过程中, 邓氏强调在泡皮、刮毛、擦皮、化皮、靠汁、打沫、过滤、沉淀、出胶、切胶、晾胶、翻胶、擦胶直至包装等几十道工序上都严格按照规定程序操作。要求达到形、色、味、效俱纯的标准, 也就是“色如琥珀, 光如漆漆, 质坚而无异味, 夏天不粘软, 雨天不变形, 遇风不焦碎, 服之有神效”。

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 皇帝载淳曾派一名四品钦差前来东阿镇邓氏树德堂监制阿胶极品“九天贡胶”。从此, 每年朝廷都要派钦差前来东阿镇监制九天贡胶, 以专供皇宫受用。监制工作十分繁重, 按照古法要求, 钦差首先要监督购买来纯黑健壮之驴, 放牧于狮耳山上, 饮狼溪河中的水, 至冬宰杀前到东阿城永济桥上走三圈, 魏家场上打几个滚儿, 再宰杀取皮, 用狼溪河之水浸泡、漂洗, 在树德堂内烧九口大锅, 用桑木柴火、银锅金铲, 狼溪河水熬制成胶, 在数九寒天连熬九天, 最后制成“九天贡胶”。从那以后, 树德堂成为专门熬制“贡胶”的作坊。邓氏遂放弃行医专营阿胶, 生意十分兴旺。



邓氏树德堂旧址



御赐“福”字

福牌阿胶迈出国门, 走向世界, 始于1915年美国旧金山世博会(巴拿马万博会)。此前, 福牌阿胶作为皇家贡品, 受到宫廷和民间的广泛认可, 但走到世博会上, 得到海外参观者的喜爱, 却并不是一帆风顺。

皇家御用征服世博会

阿胶自古以来就被视为补血圣品, 量少价高, 尤以山东东阿镇(原属东阿县, 今属平阴县)熬制为佳, 常作为皇家贡品。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 “岁常煮胶, 以贡天府, 本草所谓阿胶也。”《宋史地理志》记载: “贡阿胶, 以顶税赋。”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特派四品钦差到东阿镇树德堂监制“九天工序胶”, 称为“九天贡胶”。这是阿胶从北魏时期(公元386年~534年)正式成为贡品以来第一次见于记载的皇帝派大员到现场监制贡胶。

在山东筛选展品推荐参加1915年美国旧金山世博会时, 福牌阿胶理所当然成了首推展品之一。

1915年4月22日, 中国馆开幕。但展会初期,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距, 福牌阿胶无人问津。后来, 山东参会代表急中生智, 找出随展品带来的咸丰皇帝的御赐“福”字, 悬挂显要位置, 印制了大量的产品说明书, 广为散发, 增加各国商人对中国商品的了解, 扩大对外宣传。近日, 在福胶集团副总经理赵慎忠的指引下, 记者也有幸看到了这幅“福”字, 听着赵慎忠的叙述, 仿佛依稀看到了当时的场景: 御赐“福”字一出, 福牌阿胶顿时成为外界注目中国展馆的焦点。后经过患者临床服用, 阿胶的补血效果十分显著, 引起媒体的热议。福牌阿胶的订货单大幅度增加。作为传统中药的阿胶, 从此迈出国门, 走向世界。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 几名考古学者在江苏常州武进湖塘镇淹城附近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然而,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这座古城由三道土城墙和三条护城河构成, 而这种建筑格局, 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根据现场考古发掘, 考古工作者初步判断这座古城属于春秋时期, 古城的主人很可能是以贤德著称的季札, 但是, 随后的考古发掘证明, 古城的主人应该另有其人。那么, 为何要建这样的古城? 它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众多的疑问使考古工作者坚信, 谜底或许就在新的考古发掘中……

□1965年夏天, 淹城村的村民在护城河清理河底的淤泥, 就在村民将护城河内的水抽干时,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村民们发现河底的泥里似乎有一个家伙, 结果拉出来一看, 竟然是一条船形形的东西。

村民感觉事关重大, 立刻通知了淹城考古工作队。

考古工作队经过发掘, 发现这是一条早期的独木舟。早在1958年, 淹城村的村民们在护城河内挖泥聚肥时, 就发现了一条春秋时期的独木舟。与上次发掘的独木舟不同的是, 这条独木舟体积略小。就在考古工作者对它的年代进行判断时, 忽然, 从不远处传来村民的呼喊声, 原来, 他们在护城河的中间位置又发掘出了一条独木舟。村民在取泥过程中还发现了好多陶片、铜剑头、铜矛等等。

发现的这三条独木舟中, 最大的一条长达11米, 宽近1米。独木舟由整段楠木挖空而成, 内壁有焦炭和斧凿的痕迹, 证明当时的独木舟是用火烤以后所造, 与《易经》中“剡(读‘枯’音, 挖开的意思)木为舟”的文字记载相印证。独木舟始于原始社会, 是继筏之后出现的一种水上交通运输工具, 它也是现代各类船的鼻祖。

我国古代的独木舟形状大多是尖头尖尾, 或者是头部尖而微翘起, 尾部呈方形, 尾部处留有未挖通的挡水墙。然而, 与这些独木舟不同的是, 1965年淹城内城河出土的这两条独木舟尾部是敞口的, 而且敞口处底板及两侧邦板十分光滑, 看不出嵌有挡水板的痕迹。这两条独木舟舟头舟尾两侧邦板上部均打有孔眼。

很显然, 这样的设计并不能作为水上交通运输工具使用。考古学者经过考证后认为, 这是一种在沼泽和泥泞的地方使用的交通工具, 全名叫独木泥橇。

我国最早使用独木泥橇的时代是夏代。《史记·夏本纪》在记述大禹治水时, 曾有这样的记载: “陆行乘车, 水行乘船, 泥行乘橇, 山行乘橇。”这里的橇指的就是独木泥橇。

这两条独木泥橇出于内城河, 肯定与开挖淹城内城河有关。

□1986年5月, 由南京博物院、常州市博物馆、武进县博物馆等单位联合组成的江苏省淹城遗址考古发掘队, 开始对淹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淹城俯瞰全景



土墩(墓)

由于子城河的河水接近枯竭, 部分河道已经被当地的居民种上了水稻, 考古发掘队只好先对子城河北处的外城墙和内城墙进行发掘。发掘结果显示, 子城河的外城墙淤泥沉积层厚约4米, 淤泥层中夹杂有大量的碎陶片。

考古工作者在发掘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 当在北子城河向下挖至约3.5米深处的时候, 竟然发现了许多呈原始状态的大树根桩, 而河道的中间还有一条约4米宽的自然小溪。也就是说, 最初在筑淹城时的地面, 应该在子城河下方约3.5米深处。

对三道城墙的发掘结果显示, 城墙内土层堆积厚薄不均, 层面不平, 考古工作者推断, 当初在筑建城墙时并不是采用挖基槽和夯打的方法, 而是利用挖河的土堆筑而成。

有专家认为, 淹城古遗址分为三阶段筑造而成, 最早建的是子城, 其次是内城和外城。南京博物馆经过5次考古发掘, 一举推翻了上述说法, 专家们认定: 从三座土城墙发现的文物和土质分析看, 整个淹城应该是一次性堆土筑成。

考古学者经过考证后认为, 就会出现软泥层, 在无特制工具的情况下, 要想将河底中间的软泥运送到城墙边是极其困难的。所以挖内城河的人就想到了用独木泥橇作为运载软泥的办法。方法是从平地起筑, 一层一层向上堆建成三道梯形的城墙。

如今, 经历了数千年风吹雨打, 淹城古城墙遗址高仅剩3米到5米, 墙基宽30米至40米。

□经C碳-14测定, 独木舟距今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 似乎与西周奄国时代有关。如果认定独木舟属于西周晚期或春秋时期, 那么, 淹城古遗址很有可能是在那个时期筑建成的。

上世纪三十年代, 考古学者卫聚贤和陈志良在

淹城探秘

《淹城访古记》中曾记载: “今常州城南二十里许有奄国遗址, 亦作‘淹城’。”他们认为淹城是古奄国的领地。

据《越绝书》记载: “毗陵城南城, 故古奄君地也。”意思是说, 毗陵县的南城是古代奄国的国君居住的地方。

奄, 是商代后期的一个古国名, 在今天的山东省曲阜旧城东。

相传奄君在周成王时期与商代后人武庚勾结, 发动叛乱, 被周所灭。据史籍记载, 奄国在周公东征时其国都曲阜被灭, 奄君也被周公所杀。周公不但杀了奄君, 而且还将奄宫毁掉, 并在原基础上挖掘成一个池塘, 由此可见破奄的不易和恨奄的至深。

奄国被灭后, 奄的一部分人做了鲁国的奴隶, 奄的贵族和一部分民众为求生存, 南迁到淮夷旁, 也就是今天的淮河南游一带, 重新建都定居, 经奄新君的苦心经营, 国力大增, 再次联合两个小国反周。此时, 周成王正式执政, 并且亲自征讨奄国, 奄国再次被灭。

战败的奄国, 越过长江迁至江南定居。而目前江南发现的春秋之前的古城池遗址中, 与奄有关的只有淹城遗址。淹城出土独木舟的年代, 与奄南迁定居时间相吻合。

□如果证明淹城古遗址就是奄国的领地, 考古工作者还要寻找更多的证据。

淹城内外, 散布着上百个土墩, 其中有三座土墩最大。民间传说, 这三个土墩分别叫头墩、肚墩和脚墩, 它们是奄君女儿的墓, 考古工作者首先对头墩进行了考古经营, 发掘结果显示, 头墩是一座东西长20米、南北宽6米的大型积炭墓, 墓中棺葬具均已朽尽, 唯有朱红漆皮依稀可辨。



挖掘独木舟

根据现场分析, 专家认为这个墓里可能使用了棺木一类的葬具, 只是因为年代久远, 棺木已经腐烂掉了, 仅剩下漆皮。另外, 在整个墓的底部, 发现了大量的积碳, 积碳的厚度达到50厘米左右。木炭的主要作用是防潮防虫, 头墩墓的出土表明, 这个墩子的性质是墓葬, 同时这座墓葬出土文物之多, 规模之大, 是目前所发现的墓葬中间所没有的。

随葬器物集中在墓室的西端, 共出土原始青瓷器和几何印纹陶器等近300件。这是同时期同类型墓葬中规模最大的一座, 而从淹城挖掘的珍贵文物中还有七件套编钟、三轮铜盘等大量青铜器皿, 足以能证明主人身份非同凡响。

通过考古发掘, 从墓里出土了五六十个陶纺轮, 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讲, 男耕女织。一般来说, 纺轮出土于女性墓的可能性最大。

发掘出的文物似乎与传说相吻合。然而, 随着考古工作的延伸, 专家们对墓葬不禁产生了疑惑: 比如山东的淹城南迁的话, 肯定不是一两个人, 而是一批人, 过来时候肯定是要带一批器物, 或者有关的一些书、一些制作器物的技术等等, 但是从整个考古材料看, 没有找到任何与山东奄国有关的東西。

不仅如此, 考古工作者共清理出墓葬4座, 出土的文物大多是原始青瓷器和几何印纹陶器。依据器物造型和纹饰判断, 头墩大墓的时代, 考古工作者将其定在春秋中晚期。而奄国属于西周晚期, 据此可确定淹城头墩大墓的墓主不是奄国人。

□在发掘的墓葬中有一座属于西周时期的墓室, 也就是说, 在春秋以前, 淹城就有人在此生活和居住。考古工作者从护城河里发掘的文物推测,